# 千年清浊说泾渭

李胜灵

泾河是渭河的最大支流，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这两条同发源于六盘山系的河流在中国流淌了千万年，不仅是黄河文化发祥的主脉，也是华夏文明、中原文化的根源所在。泾渭两河更因在陕西高陵汇合处形成“泾渭分明”的自然奇观，并衍生为比喻界限清楚，立场鲜明的成语而千古名扬。

我的家乡位于泾河所有大支流完成集结的陕西省长武县，我工作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因泾河而命名的县城——泾阳县，泾河从泾阳县张家山冲出峡谷进入平原地区，沿泾阳县境环绕70多公里，出泾阳县域13公里后便在高陵境内汇入渭河。

## 走出家乡探究竟

自古以来，关于泾渭两河清浊的争论从未停止，作为生活在泾渭之间的子民，我一直有一个愿想，有一天，我要去看看家乡之外的泾河风情，探一探泾渭两河千百年的清浊之争。

2009年，我梦寐已久的泾河文化之旅终于成行。在泾河源头，我看到了完全不同于家乡的泾河。泾源县纵横分布的300多条大小溪流从不同方向汇入泾河。当地人称之为“泾河脑”的泾河正源——老龙潭内，深绿色的山峰高低错落，连绵延伸，云雾在山间缠绕，清水碧波时而飞落深涧，时而在石间回旋翻滚，时而又在身旁脚下清澈流淌。

老龙潭入口处的一面石墙上篆刻着一首题为《泾水真源记》的诗，作者是清朝的胡纪谟。清乾隆年间，中卫县令胡纪谟奉旨于1790年3月勘察泾渭二源清浊，实地察看后在奏章中写道：“凡泾水所历之壤、石山俱见，清且涟漪，毫无泥滓。惟平凉至泾州，泾汭合流处四十里中，南北西三面山水所归，色与泾源少异，然不过微杂尘沙，须眉难鉴而已，迥非咸阳渭河之黄泥耀目者可比。”可见，胡纪谟勘察的时代，是泾清渭浊的。

一路沿河循至泾渭分明所在的高陵，在2000年版的《高陵县志》中关于泾渭的清浊是这样叙述的：“泾河汛期含泥沙量较渭河为大，相对呈现浊水；非汛期，含泥沙较渭河为小，相对呈现清水，故在汛期是渭清泾浊，而在非汛期是泾清渭浊。”

以汛期和非汛期定位泾渭两河的清浊不失为科学客观之标准。然而，一条河流的清与浊、壮阔与枯竭不仅仅和自然的季节、降雨等因素相关，也和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千百年来泾渭流域人类的活动，究竟对“泾渭分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回望历史觅踪迹

在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关于“泾渭分明”是“泾清渭浊”还是“泾浊渭清”，争论颇多。不妨以千年为限，对那些文字记载中交替反复，广为人知、有明确记载并具代表性的三处提到泾渭分明时期人们的活动轨迹进行一次回望。

第一处提到“泾渭分明”，是两千多年前《诗经·邶风·谷风》中“泾以渭浊，湜湜其沚”之句。泾水因渭水的注入而变得浑浊了，泾水虽然看着浑浊了，但河底还是清澈的。由此可见，两千多年前的“泾渭分明”指的是泾河水清，渭河水浊，即“泾清渭浊”。

两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渭河下游就已发展为农业较发达地区，森林面积逐渐缩小，土壤自然容易受到地表径流的侵蚀，虽然这种现象只限于渭河的下游地区，但已经影响到渭河整体的清澈。

而当时的泾河流域，居住在上游的戎人还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土壤侵蚀较少，因此，泾河就显得比渭河清澈。

第二处提到“泾渭分明”，是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杜甫《秋雨叹》中“浊泾清渭何当分”的诗句，还有“旅泊穷清渭，长吟望浊泾”等，他的诗句中11次描写泾渭变化，有7次说“浊泾”“清渭”。

北魏后期泾河上游陆续增置郡县，西魏时又先后在泾河大支流马莲河流域设置朔州（今庆阳县）等3个州。隋唐两代，泾河上游人口皆较渭河上游稠密，农业耕耘对土壤的侵蚀十分明显。因此当时的泾河由清转浊，也是有可能的。

而唐代的渭河流域由于吐蕃不断骚扰，人口显著减少，原来的森林得到保存，这自然有助于渭河的清澈。

第三处提到“泾渭分明”，就是前面说到的清代胡纪谟的结论为泾清渭浊。乾隆看到宋代文学家苏轼诗曰“滚滚河渭浊”，元代集贤学士曹伯启诗曰“泾清渭浊源何异”时，发现对泾渭清浊的表述，与唐代和此前的表述截然相反，这才有了胡纪谟奉旨勘察泾渭二源何清何浊的事儿。

唐代后期，泾河流域除接近源头的段落以外，其他已经下切到前第三纪基岩。也就是说泾河的河床是石头底，所以泾河平时是没有泥沙的。泾河泥沙含量大，集中在雨季和汛期，那是通过侵蚀黄土高原而获得大量泥沙。因此，若非暴雨大雨之时，河旁山坡没有被侵蚀的土壤随水流下，则泾河中所含的泥沙就比较少些。

但是渭河流域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渭河流淌在冲积平原上，它既冲刷，又淤积，河床是自己堆积制造的，可以自己给自己供沙。唐代中叶，长安城中所需用的巨木，已经开始要远求之于吕梁山西黄河两岸。到了北宋，岐山的森林已被摧毁无余，只剩下一条赭色的土山。由于岐山以西的秦（今甘肃天水市）、陇（今陕西陇县）两州山林尚相当茂盛，因而也成了采伐的集中地。渭河上游的森林基本消失，渭河也就成为滚滚浊流了。

另外，促使唐代以后渭河转浊也和当地降水量的变迁有一定关系。从《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记载的资料显示，由北宋初年到清代末年，泾河上游的大雨暴雨仅有14次，渭河上游则为38次。大雨暴雨次数多，土壤侵蚀必然严重，泥沙顺水流下，增加河水的浑浊程度。

## 精神财富永不灭

泾渭两河的由清变浊，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而人为的原因实际上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在不断地改变，同时泾渭分明的景象也随着生态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着，这种改变带来的警示和启迪值得我们深思。

可喜的是，今天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保护水源的重要性。泾河流域各县区在不遗余力地进行小流域治理和植树绿化工程，而且也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渭河流域的污染治理也大刀阔斧地展开了，这样一来泾渭两河都有可能趋于清澈。

也许有一天，泾渭分明的自然景观会因为两河的清澈而消失。但它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却永远也不会消失。

**上图：**陕西宝鸡渭河沿线，生态景观彰显生态之韵。　**李世平**摄（**人民图片**）

# 写好旅游直播的剧本

刘发为

2016年被许多人看作是中国的“直播元年”，但对于旅游行业来说，直播仍然是个新鲜的事物。

今年上半年，由于疫情原因，旅游企业和景区、酒店的创收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在线旅游平台纷纷联合景区、酒店、旅游达人等，试水旅游直播，甚至有平台的创始人摇身一变，变成了旅游直播间的新晋“主播”。

平台号召，酒店等纷纷响应，共同抵御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旅游直播正是各方抱团取暖、创新营销的产物。

相比于传统的营销方式，旅游直播的确具有能够多层次展现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特质。在主播的引导下，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一家酒店周围的环境及服务设施状况，这比VR看房等功能更加生动直观，在购买前更有参考价值。一个好的旅游主播，不仅可以带领观众游览中国的大好河山，同时也能带大家深入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直播以视频的形式，给观众带来更加直接的参与感，是文字和图片所没办法比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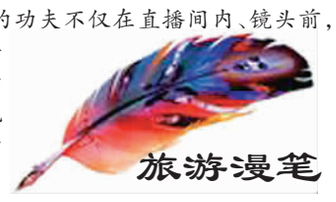
但这并不意味着，旅游直播是没有门槛的，是可以随时随地都能够开播的。事实上，旅游直播又与一般的带货直播不一样。一般来说，普通卖货的直播，比如美妆产品等，观众看好后就能够直接下单购买，但旅游产品一般客单价更高，购买的频次较低，而且还需要消费者精心安排出行时间，相比较而言，需要更长的决策周期。围观旅游直播的人中，直接下单的人相对会较少一些，更多人是希望通过直播先了解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

因此，无论是旅游主播，还是旅游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商，在开播前，都要写好一场旅游直播的剧本。这个剧本的核心要义，在于与消费者建立情感上的连接，这种连接，既包括主播与消费者，同样包括旅游产品与消费者。

旅游直播的剧本，也不能唯成交量论，一个好的剧本呈现，哪怕不能产生直接的购买，也会在消费者的心中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于潜移默化间影响他之后的出游选择。

旅游直播的剧本，应当是接地气的，具有可看性的，无论是风景，还是美食，多一些打动人心的独特场景，也就能收获更多人的喜爱。原生态的、真实生活的画面，更加具有吸引力。

旅游直播的功夫不仅在直播间内、镜头前，更要下在平时。一个好的剧本，自身就是一抹美丽的风景。



# 绿满大田村

邹安音

夏意渐浓，一眼望去，川东丘陵层峦叠嶂，一如青莲般盛放，无边无际。近处的山岗铺满绿色，野花开遍村庄。这一时节，山林葱茏、江河奔流……秦巴山区一年中最好的容颜乍现，山与河在尽情释放着自然的生机与活力。

大田村点缀其中，这个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的岩峰镇山村，因为贫穷和荒芜，曾经与外界几乎隔绝，就像埋藏在渠县这片土地下的那些古老秘密一样，静静等待着时间的揭晓。

从渠县县城出发去往大田村，在公路边会看到“城坝遗址”这样的标识。这简单的几个字，却蕴藏了蜀地一段厚重的人文和历史。

2005年3月，春寒料峭，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们却兴奋不已。在奔流不息的渠江岸边，沉睡了几千年的古城重现天日，刻印着“宕渠”的残破瓦当完美组合在一起，一段久远的历史秘密也大白于天下。

城坝遗址距渠县县城26公里，三面环江，因位于土溪镇城坝村而得名，又名宕渠城遗址，是賨人文化遗址，总面积约230万平方米。

在渠县历史博物馆里，那些闪着寒光的铜戈、铜斧、铜矛等文物，至今仍在讲述着巴人刚直勇猛、骁勇善战的故事。

历史远去，曾经繁盛一时的古城池已成为废墟。但它们遗存的那些实物，以及不可磨灭的中华文化，却裸露出历史尘埃，被时光之手重新打捞了出来。它们与那些屹立在这片土地的中华汉阙一起，伫望着亘古不变的岁月和山河。

在通往大田村的公路侧，曾经有出川的古驿道。而就在这些古驿道中，至今还分布着举世罕见的中华汉阙。2001年，国务院将渠县6处汉阙以“渠县汉阙”名目合并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渠县由此摘取了“中国汉阙之乡”的美誉。

秦砖汉阙，蜀地气魄。不管这片土地风云变幻如何，文脉之根都守护着大地。当年，红军走过这里，也曾在巍巍汉阙之下倾尽热血，保卫一片疆场，护佑一方百姓。渠县的红色革命文化，成为秦巴山区红色革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的渠县革命烈士纪念园，受到世人的敬仰和颂扬。

当年红军走过的地方，已经泛起新绿。大田村就这样静卧于千岭万壑中，任凭这醉人的绿攀上枝头，绕过院墙，沿着公路，蔓延至远方。

这一天正是2020年的芒种。大田村热闹起来了。

阳光正好。来自四川省作协机关党委的一群人走过稻禾飘香的水田，走过几家洁净的小院，走进一条崭新的村道，便来到了大田村的最高处。

他们是来走大田村的“亲戚”的。这里的桃子还没长成的时候，就已经被他们爱心订购了。秦巴山区深处的大田村，在精准扶贫的政策下，也从历史的岁月中苏醒。

2017年，大田村整体脱贫后，四川省作协在渠县扶贫开发局和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引进了四川硕园果业有限公司，在荒芜的土地上，开始果树的栽种、育苗……三年过去，历经严寒酷暑，此时已是果实累累。

四下眺望，满山的桃子树，只把逼人眼的绿注满心怀。而那些垂挂在枝叶中的桃子们，露出晕红色的光圈，似乎正在对着清风微笑。

比桃子们还要高兴的，是大田村几百户土生土长的农民们。农闲时，他们纷纷放下锄头，走进位于半山腰的村委会，打球、读书，或者跳一段铿锵有力的巴渝舞……

城坝遗址里，考古专家们掘开的十六口汉代水井，讲述着当年的繁华和兴盛。而那些消逝已久的宕渠古城的繁华场景，那些关于中华汉阙和秦巴山区红色革命文化的故事，今天又以另一种新的方式，在这片土地得到演绎和传承。

绿色满园的大田村，连接起了秦巴革命老区的历史和今天，让曾经的荒芜成为历史的遗址，被深埋于地下。而大田村这样一个村落富裕美丽的变化，只是今天中华大地的一个缩影。

**上图：**城坝遗址　　**万绍荣**摄

# 公塘村寻古

王　俊

我所见过印象最深的明清民居，是在江西吉安横江镇。

初夏的风不疾不徐地吹着，我们慕名走进横江公塘寻芳。沿田埂觅行，渐次转入一个幽静秀雅的绝佳之处，恍惚有了桃花源的味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数棵古樟树，枝繁叶茂，撑成一把把大伞。阳光在浓密的枝叶间穿来穿去，地面上便忽闪出更多更耀眼的亮光，全是藏不住的绮梦。

树底下是一条甬道，步行不足百步，便可看到古村落最著名的攀龙第门楼。门楼始建于清光绪年间，高约四米，内贴一楹联：“攀桂簪花成旧事，龙蟠凤翥起人材。”蘸尽浓墨的斗大汉字，穿透纸背，充满时间的包浆，俨然是智者深邃的慧眼，传递出崇文重教的文化底蕴。

公塘古村的旺族是萧姓。南宋时，萧氏一族躲避战乱，落户公塘。时光如水流逝，战时旧事钩沉，一代又一代的萧氏族人在此繁衍生息。村庄里除了古樟树，见到最多的就是桂树。当地人告诉我们，先人们是借“蟾宫折桂”和“大有文章”之意，寄托并祈盼家族兴旺昌盛。

门楼的墙根被风雨剥蚀，蔓延着一片湿润的青苔。一层叠着一层，深深浅浅，泛着微光。在这片土地上，曾出过文武状元、进士多人。时至今日，萧氏族人依然沿袭攻读的习俗，每年都有应届生考入各类大学学府。

穿过门楼，一条条鹅卵石小径仿若枝枝杈杈，纵横交错地向村庄的深处延伸。“八大家第”“相国第”“挹秀巷”相互衔接，彼此依托，却又在各自的空间里寻求布局的别致。每栋民居的四周是风火墙，扬起高高的翘檐，在满目的苍翠中吟诵起承转合的诗句。院子里绽放月季和栀子花，爬山虎铺陈在矮墙上，显得分外清远而古朴。

公塘古村最恢宏的建筑，还属祠堂，它是安放每一个迁徙者魂灵的居所。我们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唯恐惊扰了端坐佛龛上的先人。祠堂坐北朝南，正大门的两侧立着石鼓，依偎着正大门还有两扇偏门，有疏通人流的功用，也表达了庐陵人谦和与豁达的性情。祠内青砖铺地，雕梁画栋，挂有壁画和对联，令人叹为观止。传统的工艺雕刻图案所勾勒出鲜明的乡风民俗景观，契合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天人合一的认识。

祠堂的左右各掏一口井，四季蓄水，满而不溢，被后人誉为龙目井。井是古村的明眸，照见天上投射下的粼光，也照见了古村幸福与喜悦的表情。祠堂的右边溪水潺湲，岸上林荫扑面。老人们在剥花生、聊天，时光凝固，一种山中不知岁月的悠闲和安宁，“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

我们漫步在古道上，耳畔时闻啁啾。路旁的落羽杉高大挺拔，像是列队的卫兵，守卫古村。树底下，芨芨草、莎草，抻开叶面往路面蔓延。五颜六色的各种野花，恣意开放。稠密的花朵，使得蜜蜂和蝴蝶一头栽进去，沉醉不知归路。新插进水田的稻秧，努力地向上生长。一切趋于安静，如同一卷唐代的山水古画缓缓展开。我们的身体逐渐变得轻盈起来，堕入一片澄净清明之境。

驻足回望，公塘古村在蓊蓊郁郁的树木掩映下，显露出若隐若现的翘檐和屋顶，寂静而生动。须臾间，觉得自己与古村有了精神的互动。在光与影之间，每一栋民居都散发灵性，似乎在等待有缘人去赴约，去召唤，去赋予其形态与意义。

**下图：**公塘村　　**宋建明**摄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